

■ 意犹未尽 ■

走进枣园

■ 张永进 文

延安是革命的圣地,延安的革命遗址和红色景点遍布各处,如宝塔山、杨家岭、七大会址、南泥湾、清凉山等,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每一处遗址,每一个景点都是一段可歌可泣、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,都会勾起人们的无限追忆。枣园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枣园又称延园,后因枣树多而得名。它位于延安城西北约8公里处,1943年10月,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往此处办公,直到1947年2月,毛主席就住在此,这也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,整风运动、大生产运动、筹备党的七大以及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大会上,毛主席的讲话《为人民服务》等一系列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。此外1945年8月,毛主席、周恩来由这里赴重庆跟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判。

与延安别处的景区不同,枣园是一座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圣地,布局、面积、陈设十分简陋。从1941年开始修建直到1943年完工,枣园内共建有土窑洞二十余孔,平房八十余间,小礼堂一座,中央管理局、机要局、行政办公室、军委作战室等部门也建在此。一眼望去,只见园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,尤其是有很多的枣树,有大有小,翠绿的叶子随风摇动,各个建筑若隐若现地点缀其间,环境幽静,景色秀丽。

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期待和激动,漫步在伟人曾走过的路上,眼睛睁得大大的,全然不顾迎面袭来的热浪,一路走,一路看,犹如诗人贺敬之在《回延安》的诗里形容的那样: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,也不够我走来不够我看。

当我随游人绕过小礼堂,进入园内的一小广场,老远就看到一座全身塑像,从左至右分别是任弼时、周恩来、毛主席、刘少奇、朱德,众多的游人纷纷在塑像前拍照留影。广场的后面,是一片参天的大树,顺坡而上,看见一排排窑洞,毛主席住的窑洞是一个幽静的独院,院内有一排面向西南的五孔石窑洞,与周恩来和朱德的旧居左右为邻,窑洞没有屋檐,分为卧室、办公室、会客室,室内摆放着木桌椅、帆布躺椅、木柜等家具。院内还有一个圆型的小石桌,石桌旁边的标牌上注明,这里就是毛主席当年会见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的地方。也就是在这里,毛主席在谈笑风生中提出了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的著名论断。时至今日,重温毛主席的这一至理名言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
置身于这朴实的窑洞和小小的院落,望着这简陋的生活和办公用品,我的心一颤颤的。同样的感受在参观《延安文艺座谈会》会址时,满屋子的游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,面对墙上的《东方红》歌谱,神情庄严,齐声高唱“东方红,太阳升……”歌声洪亮、高亢。

■ 诗抒胸臆 ■

拆违

■ 冯如

漫天白沫卷尘扬,
铁臂轰鸣破院墙。
终日喧腾惊梦后,
推窗放出好风光。

■ 世相百态 ■

企鹅记趣

■ 杨华峰 文

年初,我们从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进入了神秘、梦幻的南极。在惊叹皑皑雪山冰川和蓝绿色巨大浮冰构成的辽阔无边世界的同时,我们也对生活在这冰天雪地中的企鹅,留下了难忘而美妙的印象。企鹅喜欢群居,一眼望去,数万只企鹅栖息在一起,蔚为壮观。它们中有的东张西望,有的交头接耳,叽叽喳喳,一派和谐祥和。

一月份正是南极的夏天,也是企鹅的繁殖季节。成群结队的企鹅或趴在冰上,或在海边嬉戏。在企鹅岛上,成年企鹅大多成双成对在一起,悠闲散步或互相追逐。也有一家三口聚在一起,“两耳不闻他人事”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一只绒毛尚未褪尽的小企鹅,围在母企鹅身边,将嘴巴伸进母企鹅的嘴里,等着母企鹅反刍后,可享用美味的小虾。据说,企鹅信奉“从一而终”的理念,当它的配偶去世后,不会再去寻觅另一只企鹅,而是慢慢也死去。但是,也有研究表明只有30%—50%的企鹅是季节性一夫一妻制,其余企鹅相濡以沫一个季节都很困难。有时雌企鹅为了一块筑巢所用的石子,也会移情别恋。

企鹅身高不过三四十厘米,是不会飞的鸟类,其外表像身穿燕尾服的绅士,气度不凡,但体型胖嘟嘟,腿又短,重心不稳,所以走路时一摇一摆,



笨拙而萌态。其实它们性情憨厚、大方,当人们靠近时,它们并不夺路而逃,仍然不慌不忙,旁若无人,实在惹人发笑。有时它们也会用腹部紧贴冰面,靠拍打翅膀在冰上滑行,滑行比步行快了很多。大多数时间,企鹅都在海洋里,在海里游速可达到每小时25千米到30千米,其短小的翅膀此时成了一双强有力的“划桨”。

凶狠的贼鸥是企鹅的天敌。企鹅岛的悬崖上空,不时盘旋着数只贼

鸥,威胁着企鹅的生存。只见一只贼鸥悄悄降落在一只小企鹅附近,一点点接近小企鹅。小企鹅意识到危险来临,赶紧躲到母企鹅的身后。这时,看上去身躯笨笨的母企鹅突然奋不顾身冲上去,驱赶了贼鸥。

贼鸥躲闪着飞起来,但并不死心,在空中绕了一圈,又很快飞回到小企鹅边上,下嘴再去叨食。母企鹅再次转身,蹦跳着与贼鸥斗争,保护自己的小企鹅。就这样,来来回回持

续了多次。突然,一个机会,贼鸥咬到了小企鹅的头部。就在贼鸥准备起飞的瞬间,母企鹅及时赶到,撞向贼鸥的翅膀,贼鸥一松口,小企鹅终于逃过一劫。

然而,很多小企鹅还是成了贼鸥的“美味佳肴”。一路上,海岸边散落着许多企鹅的残翅和残骨,柔软的沙滩上也留有企鹅的血迹与贼鸥的爪印。

真是可爱又可伶!

■ 旅游日记 ■

黄河弄筏

■ 曹振华 文

某日,笔者与驴友相约在咖啡馆喝下午茶,闲聊时谈到水上漂流的筏。驴友说:“你可知道在宁夏的沙坡头黄河漂流,可不是用竹编的筏,而是古老的用羊皮制成的羊皮筏子。”

说来也巧,笔者与老伴今年刚随团乘火车去宁夏十日(2019年5月18日—27日)精华游。根据行程安排第5天便来到集大漠、黄河、高山、绿洲为一体,地貌奇特、沙河相依,被称为“世界垄断性旅游资源”的全国5A级沙坡头风景区。

我们直奔主题,在滑沙、羊皮筏子黄河漂流、骑骆驼穿越沙漠、冲浪车等娱乐项目中,选择了每人100元的羊皮筏子黄河漂流。

地陪小马姑娘介绍说:羊皮筏子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,约有1500多年的历史,古称“革船”,当地人俗称“排子”。顺口溜道,“踹死一只羊,扒下一身皮。捋掉一身毛,灌上一斤油。撒上一把盐,吹上一口气。飘它几十年,赛过活神仙”,说的是筏子制作并不复杂,只是将羊宰杀后,囫圇剥皮,经处理、扎口、充气,就成了圆滚滚的一个皮胎。冲过气的皮胎圆鼓鼓的,像一个长长的大圆筒,由十多个当地人称之为“浑脱”并排捆在木架杆上而形成的“气囊船”,体积小而轻,吃水浅,且浑脱捆取十分方便,所有部件都能拆开之后携带,十分适宜在黄河上航行。

我们坐的羊皮筏子是545排列,一共有14只皮胎,它们并排捆在木架杆上,是一艘名副其实的“气囊船”,四个人分前后两排。开始我们见到黄河河面开阔,水流湍急,心里有点打鼓,犹豫着不敢上前。“排子匠”(划排子的人)哈哈大笑说:别

害怕,别害怕,黄河面恶心善,保管没事。我们这才上了筏子,只听得“排子匠”一声喊:“都坐好了!”羊皮筏子离岸而去。水流哗哗,漩涡打转,筏漂水上,很为平衡,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

“排子匠”边划边响亮地唱着黄河调子,还给我们讲故事。

相传生活在黄河两岸的古代游牧民族,曾在不经意间把剥下的羊皮铺在木桶上,恰逢天降雨露,滴滴细雨敲打下来,传出阵阵深沉又饱满韵律的声响。这种空灵般的声音犹如夹杂着对逝去生灵的尊重与敬畏,于是诞生了这种古朴多言的乐器“鼓”。

这个古老的传说,让人坚信每一声鼓动击鸣都是有灵性的传递,而黄河岸边的羊皮筏子,在波浪的冲击下也会发出阵阵声响,仿佛是天安排的一场时空穿越之旅。乘坐羊皮筏子漂流而下,耳畔隐隐的玄妙节拍似乎在娓娓道来黄河远古的历程,更勾起人们的无限遐想。

听“排子匠”说:黄河从黑山峡开始,进入宁夏沙坡头,九曲八弯,奔腾而下。我们在波诡浪谲的黄河河道上弄筏,既有惊心动魄的急流险滩,又有赏心悦目的两岸峰峭,长峡幽谷,从黄河3D玻璃桥上漂流而过,沿途还有沙坡头景观、明代长城、枸杞园、农舍等,“前村隐约皆如画,缓棹回舟兴未穷”,真是移步换景,让人目不暇接。因为有了老“排子匠”掌舵,我们稳稳地坐在悠悠荡荡的筏子上,即使险象环生,也是有惊无险,一路随波逐流,在烈日炎炎下,那种凉爽与大气的快意扑面而来,颇感“不用轻舟与短棹,浑脱风度只须叟”的弄筏惊险、刺激与快意。

经过一小时的黄河漂流,从起点沙坡头上的北滩至美丽渠口的终点上了岸。

羊皮筏子黄河漂流,古为今用,被人们推崇为一种寻求刺激的旅游项目,让我们开了眼界,壮了胆子,听了故事,得益匪浅。

■ 生活故事 ■

我与电脑结缘三十载

■ 周建 文

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上海一所高校从事教务管理工作,每天办公主要用笔和纸处理各类事务。1989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小李留校,带着电脑来我办公室报到,用电脑办公革故鼎新,闻所未闻,引起各位同事好奇。大家围着电脑东瞅瞅西摸摸议论纷纷,由此引发出无限遐想与期盼。

这台从机房中调剂来的旧电脑为80286的处理器,14吋超厚的显示屏,显得笨头笨脑。用色带的针式打印机,配以左右两边带穿孔的打印纸,打印速度缓慢,且持续不断发出“叽叽咯咯”的噪音,吵得人心烦意乱。如今看来,这老掉牙的电脑早已成古董,但当年在整个机关大楼内能配上电脑的办公室,可谓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。

猎奇心驱使我迫不及待尝试,坐在电脑前轻点鼠标、敲击键盘,一切竟是如此新鲜,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电脑啊!同事迅即抓拍到这一有趣瞬间,调侃道:“看似运用电脑游刃有余,实则一窍不通”。就此我下决心开始学习电脑,每天工作与电脑为伴,天长日久,工作效率突飞猛进。

白驹过隙,弹指一挥间,昔日踌躇满志,如今华发苍颜,但我心未老,退休后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。清茶一杯,端坐在液晶屏电脑前,思绪沉浸在岁月记忆的长河中,手指娴熟地敲击键盘,把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理解与体验化作文字,一篇篇文章应运而生,每一篇文章完稿,我都会与微信群里朋友分享。

庆幸“美篇”问世,简直是为我发送文章度身定制,既可发送文字,又可插入图片,还可播放短视频,再配上动听的音乐,同时还有各类精美的模版可供有的放矢选择,真可谓是集

图、文、乐于一体,极具观赏性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更为重要的是制作与修改文章快速便捷,随心所欲,事半功倍。但电脑中的文章通过数据线传输到手机,时常莫名其妙连线不上,不知何故。

一次在电脑上使用Word输入文字,突然跳出了对话框,是否安装WPS?我怀着好奇心点击下载完成,打开后试着体验了一些常用的功能,第一感觉功能增加了不少,操作与Word大同小异,界面、各图标位置发生了些变化,反而感觉不那么习惯了。心想既然下载了,就尝试一下吧,于是开始在WPS撰写文章,久而久之适应习惯了。

写作结束关机前,每次都要点击“保存”,此时自动弹出对话框:“是否保存到云文档,这样更安全”。当时并未多想直接点击“是”,于是对话框不再显现,事后并未放在心上。

闲暇之余打开手机,进入了WPS文档,看后大吃一惊,先前保存在电脑里WPS云文档的文章,原封不动赫然在列,所有文章历历可数。这太神奇了,难道不用数据线,电脑的内容还可自动传输到手机上?简直不可置信。意外的收获使我避繁就简,从此电脑与手机间文章互传易如反掌。

如今每篇文章初稿完成,修改文章只需倚靠在舒适柔软的沙发上打开手机,输入文字对文章进行润色,若要作较大范围修改,还可采用语音输入后自行转化为文字,轻松自如,软件将修改后的文章同时又自动传输到电脑,助我写作一臂之力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退休后开始学习写作至今,端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,兴致勃勃,乐此不疲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